



乔家栅传出的笑声

——陶碧存回沪聚会侧记 张龙华

乔家栅不知怎么会和我们老八班扯上了关系，我们多次聚餐都会选择在乔家栅，虽说乔家栅是一家百年老店，它的菜肴并不怎样，服务也一般性，最近我还怀疑乔家栅换了老板，肯定是苏州人或无锡人掌权，烧的菜特别甜，以致有的菜难以下口，一改本帮菜咸的口味，大概无锡人唐总裁来吃会拍手叫好，宁波人居多的老八班人有点不习惯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聚会。

五月三十一日中午，我们老八班一行 20 来人在那里举行一次欢迎陶碧存  从澳洲回沪聚餐会。陶碧存和我们分别这么多年，乡音未改，人看上去好像瘦点，但很有精神，说话声音也响亮，她见到那么多同学显得很兴奋，几十年没有见面，有多少话要说，有时显得一时语塞。毕竟是老大姐，想得很周到，回来前做了不少功课，为每位女同学准备一件礼物，男同学她说算了，飞机上 20 公斤行李的限制，带来了一瓶上好的澳洲威士忌，很多人没有喝过，我们聚餐喝的就是威士忌，口味不错。

那天有两个人粉墨登场了，一个是余子将，一个  是周以德。见到余子将，大家似乎很高兴，毕竟是我们班当年的体育股长、篮球队长，我们许多人喜欢打篮球和余子将是分不开的。余子将和高大队长、刘永星一样，除了谢顶，外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人也显得很结实，只

是讲话有点细声细气，中气好像没有读书时那么足，他有点自卑感，说离开五十一后没有什么作为，看到同学们都很有作为感到有点汗颜，所以一些活动没来参加。我和他说，我们和你一样，都是平头百姓，大家在一起只是开心乐乐，像张衡德、唐昌年等人这么有作为只是凤毛麟角，不要说五十一，在上海滩有几个，我们不要和他们比，再说都退下来了，大家不是又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，现在最要紧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，高高兴兴过日子。他有点同意我的想法，但还是有点心有余悸，这次他来参加聚会，一是陈冠大、成佐华上门作了动员，二是他和陶本来关系较好，陶也到他家去拜访过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余子将是员大将，他说过：“我爸取这个名字，就是说我儿子将来是将军。”我印象中他说话、办事很铿锵有力，当我们还懵懵懂懂时，按张衡德说法还没有发育时，他已是个很成熟的男人，并且有不少粉丝，而现在看到的余子将和我想象中完全变了，这大概是多年岁月磨蹭的原因吧。



周以德，这个住在五十一中学边上桃源村的同学，整整五十年没有见过面，但一来到我们中间，马上有一见如故感觉，白净的脸，讲话也细声细气，像个文人。他说他对老八班很有感情，倪秘书长发给他的邮件他封封都仔细阅读，对老八班的情况也有所了解，并表示要积极参加我们的活动，如我们将组织法意游，他也考虑参加。在我的印象中周

以德是个很爽气的人，他家窗口正好对着学校操场，我们打篮球如果缺一人，马上会在操场叫周以德，他会探出头来应，一会儿会赶到操场和我们一起玩。在吃饭时说起华艺，周以德说你们应该叫她，他和华艺还是小学同学，并和陈冠大说好，下次要和陈冠大他们一起去拜访华艺，看来周以德也是个热心人。

应玲玲想得很周到，知道一些男同学会喝酒，还特意带来两瓶法国葡萄酒，余子将喜欢喝啤酒，又叫来了啤酒，这次聚会大概是我们同学喝酒最多的一次。酒一喝，话匣就打开了，余知来这个税务局长 31 日聚会，他 30 日就来乔家栅“查帐”，把乔家栅老板吓了一跳，那天我们结帐时，价格不高，看来我们下次聚会税务局长必须到场，看那位老板敢宰我们。余子将和陈瑜坐在一桌，这两位男女体育股长带领我们开展的 3 年体育活动，对我们身心健康发展有很大帮助。当余子将来敬酒时，我们都作出立正动作，连他自认为腼腆、内相的人，也开怀大笑起来。汪双庆说

起话来大嗓门，可谓高八度，这个在新疆混过，并到巴基斯坦修过路的人，吃了不少苦头，我们一直以为



高大队长的“一二一”声音能压倒一切，但汪双庆的出现，大队长没有声音了，有人说汪毕竟从伊斯兰那里出来，现在警察

也有点怕伊斯兰，高大队长也就识相了。刘永星话虽不多，这个 16 岁开始和耐火材料打交道干到退休的人，我很看重他一副硬板板的身材，他可能是我们同学中身体最好的人之一，他说这是他几十年体力劳动锻炼出来的，我到耐火材料厂采访过，生产耐火砖的确实很累，那几十斤重的砖每天在火热的窑内来回搬，没有好的身体是无法承受的。刘永星很喜欢和老八班人在一起，他说下半年又要到澳洲去照顾孙子了，11 月 8 日聚会可能来不了，要我多写写东西发给他，让他也能分享我们的快乐。钱扑这位我们老八班唯一有国家颁发证书的教授，一直还在上班，不过我们聚会如果安排双休日，他总是积极参加，这次出现像“明星”一样，不少分丝争着和他合影，他记性特好，和我说：“你在‘忆晓波’一文中说我们有一个同学中二时转到香港读书，名字叫不出，这个人叫黄作权。”到底是教授，我不得不佩服。这次聚会最捣浆糊的是韩钟美，到了



乔家栅一看美国人不在，就和余子将、陶碧存、周以德等人合了影连饭也不吃就走了，难怪二号领导张衡德说，这个唐粉一号是否赶飞机

到美国去追星了。倪秘书长也是，关键时刻腰病复发不能来参加聚会，陶碧存要回来是第一个打电话给他的，他怪自己太太让他洗袜子把腰闪了，他太太在尼泊尔旅游被大家公认为模

范妻子，怎么这个关键时刻叫自己老公洗袜子？

在我们喝酒欢笑之际，包头工邵昌贤跳了出来，那天他穿的是红黑白相间的花格子衬衫，头发乌黑发亮，大有喧宾夺主之势，张衡德说他这身打扮，可能包头工下午要和那个少妇约会。



他向张衡德发起了挑战，包头工自认为很会喝酒，我们在台湾旅游时，他就说不相信喝不过二号领导，他说自己每天要喝一斤黄酒。确实在他管理的包工头中，就算不会喝酒也能练出来，但他不知道和二号领导比起来，他们可不是一个级别的，邵和包工头喝，可是“土八路”档子，喝得不过是啤酒、黄酒之类，包工头他们都得让着他，不然会拿不到活干，而二号领导是替领导挡酒的，喝的是茅台酒，一斤黄酒能抵几口茅台？二号领导后来当了上海商会会长，喝的可是威士忌、白兰地，不知包头工喝过多少威士忌、白兰地，据我掌握的信息，二号领导喝茅台、喝威士忌、白兰地能把美国人喝得爬下、把英国人、法国人、意大利人等都喝得爬下，邵昌贤最多是把几个“土八路”包工头喝得爬下，我甚至怀疑这些包工头爬下是装的，他们可不敢得罪邵昌贤他们，投降就是了。那天邵喝了些陶碧存带来的澳洲威士忌，脸已经红了，却拿着酒杯和二号领导比划什么，二号领导正逢没有对手，正好应玲玲带来的葡萄酒还没动过，

两人就开始把玻璃杯的酒到满，王根元起哄，也来一杯，三人一口气把酒喝光，王根元自知不是对手，马上投降退出，二号领导倒满第二杯，他又一口气喝下，这下包头工有点楞了，税务局长余知来发话了，不行就投降我来喝，看来税务局长酒量也不一般，包头工只得硬着头皮喝下了，接下来二号领导又倒了半杯喝下，包头工这下阵脚乱了，讲话舌头已有点大了，这半杯酒怎么喝得下？我估计邵昌贤在开始已喝了不少威士忌，又喝了啤酒，这下又是两杯红酒，这么多混酒一来有点吃不消，再说他是喝啤酒、黄酒的料，这些洋酒一来，把绣花枕头一包草的原形暴露了，待半杯红酒下去他已是踉踉跄跄了，剩下来就是投降了。我怕包头工脑子是否有点问题，此时我想美国大夫齐正在场就好了，她可以给邵昌贤号号脉，测测他到底70岁后，还是75岁后脑子退化，千万不要成为我们当中第一个患那种病的人，不过他经常这样喝酒的话，患那种病的几率很大。打了败仗了的包头工，怕他回去路上出事，二号领导给他拦了出租车，高大队长虽然已退休多年，又干起了老本行，有他像押犯人一样把邵昌贤押送回去，我还在担心，那下午和少妇约会怎么办。

陶碧存第一次和我们聚会，见那么热闹，很是高兴，如果说我们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谢顶了，皱纹出来了，有老年斑了，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，但我们的心永远不老，看看张衡德当了这么大的官，在大家眼里还是只“夜猫”，顽皮起来按王根元说法甘拜下风，据说，我们11月8日五十大庆他要和梁家琨斗蟋蟀，张衡德号称他的金头大王、银头大王打遍上海无敌手，

不知梁家琨的蟋蟀是什么样子，是不是高鼻子蓝眼睛？王美芳你这个裁判长到时可要公正判罚，千万不要做“黑哨”啊。

谢谢陶碧存，谢谢从海外归来的同学，他们的归来给我们提供了相互见面的机会，也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笑语，欢乐和笑语不但能使我们健康长寿，而且能减缓和避免生那种可怕疾病的可能。



前排左起：应玲玲 王美芳 张衡德 张龙华 高振华 王根元 刘永星
中排左起：汪双庆 陈瑜 黄琳琳 翁莉芳 陶碧存 余知来
后排左起：陈冠大 余子将 邵昌贤 周以德 钱扑 成佐华